01

两排破旧的老房子间夹着一条狭窄的巷子，一个年轻人拎着包悄无声息地行走其中。他穿着件不大合身的灰色外套，头上压低的帽子遮住了大半张脸，整个人与巷子的斑驳墙壁几乎融为一体。

查理苏站定在一栋老房子前敲响了门，好一会儿才有个老太太来给他开门。

“奶奶你好，我是昨天联系你要住几天的小陈。”

“你说什么？”老太太努力将耳朵凑得更近一点，查理苏不得不提高声音又重复了一遍。

耳背的老太太这才点着头，和善地拉他进门，“小伙子你的房间在顶楼，有什么需要啊就去二楼找我。”

脚下的木楼梯吱呀作响，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潮湿的气味，查理苏走上了顶层的那间小阁楼

便宜、隐蔽、能够短租，完美地解决他当下的困境。

阁楼的环境倒是比他想象的要好，简易的家具被整理得很干净，透过房顶微微倾斜的玻璃窗可以直接看见青色的天空。

查理苏脱掉不合身的外衣，倒在床上愜意地叹了口气，新换上的被褥散发着阳光和煦的气味，他眯起眼去看窗外的落日，眼底却有暗潮涌动。

02

查理苏没睡多久就被窗外的麻雀吵醒了，它们似乎在询问彼此，这间一向属于麻雀们的阳光房，什么时候来了新主人。他在一片叽叽喳喳的声音中起身打了个呵欠，然后只听“砰”的一声。

“好痛！”他捂住刚刚狠狠撞在房染上的脑袋，这下残存的睡意也完全消散了。窗边停着的鸟儿也被骤响吓了一跳，扑腾着翅膀飞走了。

查理苏拉开不怎么遮光的窗帘，外面的天不过蒙蒙亮，只是这种老城区的巷子总是醒来得特别早。一阵单车的轱辘声穿过弄堂，不远处的巷口有人叫卖着早餐——油条豆浆小馄饨小笼包还有些别的什么，一切充满了烟火气息，似乎驱散了刚才那个梦中残留的阴冷。

那些“眼晴”暂时还找不到这里来，他不用那么紧张。情况就如他之前猜想的一样，所有账户都被冻结，身份信息被完全监控，不止一个势力在暗中蹲守。这种感觉很熟悉，他知道，那个人不可能放任他消失。

03

这是自己被通缉的第六天，查理苏记得很清楚。

他翘着椅子，手指飞快地敲击在键盘上，落下一阵密集的响声。朦胧的阳光透过窗子落在他身上，他突然冒出一个无厘头的念头，“现在我像不像阳光房中的植物？”

随即，他又亲自将这个念头否定了，“不对，怎么会有我这么完美的植物。”

楼下老太太正在看电视，响声穿透隔音不太好的地板钻进他的耳中——“我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恶性伤人事件目前仍在调查中，请听详细报导……”

敲键盘的声音短暂地停住，很快新闻播报又被咿咿呀呀的戏曲声替代。

查理苏点开另一份文档，里面记录了最近一段时间查兆澎在各个医院与政府部门之间频繁活动的行踪，获取这些信息花了他不少功夫。

将所有文字都记在脑中，查理苏删除了文件。他戴上帽子下楼，路过二楼时敞着门的老太太探出头问他：“小陈，出去玩啊？”

查理苏轻快地“哎”了一声，眉眼弯弯地说：“我要去见一个人”

04

查理苏知道，查兆澎很少有所疏漏，所以他一定会在一切可能的位置都安排人手，包括女孩的公司附近，可他还是出现在了这里。

正值午休时间，附近大厦的白领们悠闲地来来往往，查理苏一眼就看见了他的未婚妻。她正站在彩票店里，呆呆地望着街边一个方向走神，模样有些可爱。明明离上一次见面没有过去多久，但这时他却感觉到一种名为想念的情绪。

查理苏买了一束花，用纸张折一颗心放进去，又用一根冰激凌 “雇佣”了一个小孩子，让他帮忙将花送去。然后，如愿以偿地看见她露出困惑又惊喜的表情。这刹那就宛如命运之书中，那火与炸药稍纵即逝的激情一吻。

这一吻安抚了他心底的隐忧和焦躁，而他聪慧又勇敢的未婚妻也不负所托。不久后，他交给她的窃听器中传来了查兆澎的声音。查理苏向后靠在椅背上，松了口气，身前屏幕跳动的光映在他沉思的面容上。

至少这一步棋，他抢先了。

05

巷子里似乎出现了几个陌生的面孔，查理苏不动声色地从屋外进来，给老太太带了一份早餐。巷口的那家小馄饨味道很不错，他连吃了好几天都没有腻。

不起眼的蓝牙耳机里还只有轻微的电流声——今天查兆澎会去见一个重要人物。监听并不是总能获取有效信息，在那些正式场合他们往往不会谈论隐秘的事，可查理苏仍能获知，这张利益交织的网所牵涉的势力有多错综复杂，这也够了。

查兆澎以为他只是一只笼中鸟，但实际上，查理苏远比他以为的更了解他。

查理苏没有上楼，他从墙角拿起一个廉价的塑料编织袋，从从容容地转身走进了巷子里。

几分钟后，有人悄无声息地推开了没有上锁的门，眼前却只有一间空空如也的阁楼。灿烂阳光倾泻了一地，窗沿的玻璃瓶中还插着一支半开的花。